

国际旅游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吗?*

王佳莹 张 辉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4)



内容摘要:作为“民间外交”的一种方式,国际旅游对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和社会公平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 161 个国家和地区 1998—2018 年的面板数据,从国际贸易视角探究了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入境旅游还是出境旅游,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入境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可能存在一定倒“U”型影响关系,但大多样本基本处于拐点右侧,可进一步证明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第二,国际旅游对不同收入和不同分位数地区收入差距具有异质性影响。第三,国际贸易在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在二者线性和非线性影响中分别表现为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但国际贸易在出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中未表现出明显的调节作用。本文不仅明晰了国际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理论关系和作用机理,也为各国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贸易合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国际旅游 地区收入差距 国际贸易 调节效应 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F590;F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1)05—0075—18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国际旅游常被视为国际交流合作的“民间外交”方式,不仅是促进民间交往和加强民众感情交流的重要载体(田纪鹏,2019^[1];王佳莹和张辉,2019^[2]),也是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和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戴平生和王冲,2018)^[3]。虽然当前全球经济速度放缓,但国际旅游仍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旅游人次已连续九年不断增长。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18 年全球国际游客数量达 14 亿人次,约占世界总人口 18%;国际旅游收入达 1.7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 GDP 的 10%;旅游业还提供了 3.19 亿份就业机会,约占世界总就业的 10% (UNWTO,2019)。因此,基于国际旅游者的跨区域流动,国际旅游可通过带动国际间货物、资金和技术等多种要素的跨区域流转,而不断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并增加国民收益。那么,国际旅游对提高不同收入人群收益的积极作用是否相同?它能否因此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近年来,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是旅游和区域经济等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但现有研究仍存在较大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旅游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能通过提高居民劳动收入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Goh 等,2014^[4];Li 等,2016^[5])。如 Li 等(2016)^[5]通过条件收敛模型发现,国际旅游可以加快经济收敛速度,并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但另一部分学者发现,国际旅游会通过虹吸效应而扩大地区收入差距,如部分学者通过土耳其

收稿日期:2020-12-0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旅游发展对地区发展不平衡影响效应研究”(2019YJS076)。

作者简介:王佳莹,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旅游宏观经济与旅游产业运行,电子邮箱:17113193@bjtu.edu.cn;张辉,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旅游经济与旅游产业运行,电子邮箱:peihui1@sina.com。通讯作者:张辉。

(Göymen, 2000)^[6]、美国(Lee, 2009)^[7]、西班牙(Incera 和 Fernández, 2015)^[8]等跨国实证经验证明,国际旅游会更利于促进经济较发达地区发展和提高较高收入人群收益,从而会加剧地区收入差距。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可能存在一定非线性影响:当旅游收入未达到一定规模时会扩大地区收入差距,但之后则会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戴平生和王冲,2018^[3];Alam 和 Paramati,2016^[9])。由此可知,现有关于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二者的内在关联和影响规律仍有待进一步探究。因此,基于161个跨国实证经验和计量经济模型,本文分别论证了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明晰二者理论关系和作用机理,具有一定理论参考价值,也能对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此外,随着全球贸易壁垒的上升和新冠疫情危机的出现,国际贸易和国际旅游间的影响关系也发生了一定变化。那么,国际贸易能否对国际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间的影响产生一定调节作用?一方面,作为各国经济往来和商品交易的主要方式,国际贸易可以通过促进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而对国际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积极影响(Kulendran 和 Wilson,2000^[10];Belenkiy 和 Riker,2012^[11];孙根年和周露,2012^[12];Can,2016^[13]);另一方面,基于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贸易理论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定理,大量学者认为国际贸易是调整和改变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价格和收益的重要方式,对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尤其对劳动力充裕的发展中国家表现更为突出(Asteriou 等,2014^[14];Mendoza 和 Octasiano,2016^[15];郑新业等,2018^[16])。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国际贸易在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机制,可能会忽略国际贸易因素在二者影响中的潜在价值,因而本文将从国际贸易视角而进一步探究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由于国际旅游也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本文仅通过狭义的货物贸易来表示国际贸易。

本文基于1998—2018年161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了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探究了国际贸易在二者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机制。本文的理论贡献有:第一,现有关于国际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影响关系尚未达成一致结论。本文论证的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结论,不仅有利于厘清二者的理论关系和影响原理,也能为进一步识别旅游社会效应和丰富旅游公平性研究提供一定理论参考。第二,虽然部分学者已从旅游经济与区域经济关系等视角分别探究了国际旅游、国际贸易和地区收入差距间的相互影响,但现有研究尚未从国际贸易视域而进一步论证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国际贸易在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机制,不仅对科学论述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规律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也对推动国际经贸合作和国际旅游发展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首先,由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可知,国际贸易能更有利于提高国家或地区中充裕要素的价格和收益,而非稀缺要素。具体而言,对于充裕要素为劳动力要素的地区或产业,国际贸易能通过提高劳动力要素价格和收益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但对于充裕要素为资本要素的地区或产业,国际贸易则更利于提高资本要素收益,并会扩大地区收入差距(Asteriou 等,2014^[14];Mendoza 和 Octasiano,2016^[15];郑新业等,2018^[16])。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旅游的充裕要素显然为劳动力要素。因此,本文认为国际旅游能通过增加充裕要素收益(即劳动力要素)的经济效应,而对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其次,大量研究表明,形成地区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为劳动收入差距(宁光杰等,2016^[17];焦音

学和柏培文,2020^[18]),而非资本收入差距(主要包括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因此,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国际旅游可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并能有效提高国民的劳动收入。而且,随着劳动收入的不断增加,地区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焦音学和柏培文,2020)^[18]。因此,国际旅游可通过该旅游收入效应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第三,基于国际旅游对促进人员交流和信息沟通的积极作用,国际旅游可通过跨区域旅游流和知识溢出效应而有效提升国民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从而可进一步增加国民劳动收益,并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如大量学者发现,国际旅游在帮助国民获取知识、提升自我形象认知、培养国际视野价值观和包容性态度等方面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黄潇婷,2011)^[19],从而可通过该旅游知识溢出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具体影响原理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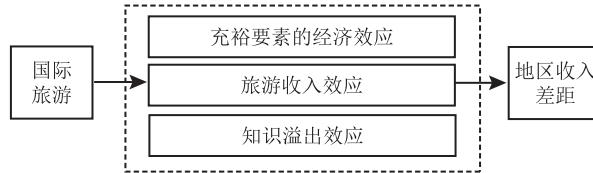


图1 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原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1 :国际旅游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2. 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般而言,国际旅游主要包括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田纪鹏,2019^[1];董小麟和庞小霞,2007^[20])。因此,本文将分别从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两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原理(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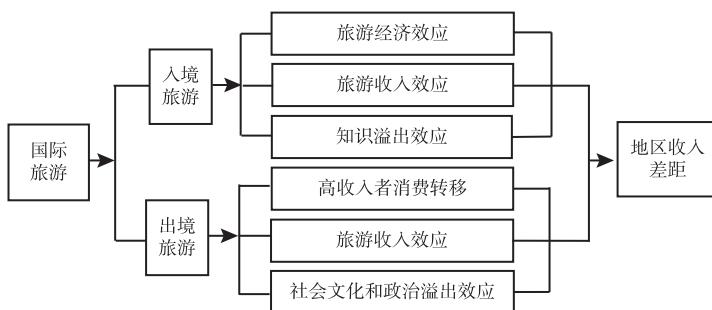


图2 出入境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原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对于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入境旅游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Proenca 和 Soukiazis,2008)^[21]。第一,入境旅游可有效增加大量国际客流和外汇收入,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旅游经济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地区收入差距也能通过该旅游经济效应而不断缩小(程强,2019)^[22]。而且,入境旅游对促进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商贸流通等相关产业发展也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戴平生和王冲,2018)^[3],可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收益,并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第二,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大多入境旅游产品尚不能用现代化手段替代人力,因而入境旅游可为中低收入者(如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胡文海和柳百萍,2009)^[23],并有效提高居民劳动收入,从而可通过旅游收入效应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且,从事入境旅游服务者越多,其产品的服务质量和服务价值也会更

高,从而能更有效地提高入境旅游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旅游收入(Sun 和 Lu,2005)^[24],并进一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第三,入境旅游还能通过跨区域旅游流的知识溢出效应而间接缓解地区收入差距,基于旅游者与从业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从业者的文化素养和劳动技能等综合素质也在不断提升,从而可进一步通过提高劳动收益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1a} :入境旅游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对于出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基于出境旅游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相互关联,出境旅游者大多集中于较高收入人群,而非低收入人群(戴学锋和孙盼盼,2014^[25];蒋依依等,2017^[26])。而且,伴随旅游消费经济,出境旅游可将部分客源国较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转移和释放到目的国(雷平和施祖麟,2008)^[27],从而可在一定程度缩小客源国的地区收入差距。第二,出境旅游活动的组织和筹备等生产服务环节也能促进社会就业,并通过旅游收入效应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蒋依依等,2017)^[26]。第三,出境旅游还具有一定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溢出效应。基于出境旅游者的社会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方式,出境旅游对塑造国际良好形象和提升国际影响力也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王佳莹和张辉,2019^[2];杨莹莹和陈瑛,2018^[28]),从而可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增加国民收入,并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1b} :出境旅游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3. 国际贸易的调节效应

通过分析国际贸易在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文进一步论述了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作为各国主要的经济交往方式,国际贸易与国际旅游和地区收入差距都存在密切的相互关联,因而国际贸易对二者影响可能存在一定调节作用。由于国际旅游本身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仅通过狭义的国际货物贸易来表示国际贸易。

首先,国际贸易是加强各国经济关联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能有效促进国际间的人员往来和经济交往,对国际旅游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随着国际贸易和经济往来的不断深入,各国居民对贸易伙伴国的关注和兴趣也在不断提升,从而可对国际旅游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王洁洁等,2010^[29];陈乔和程成,2018^[30])。而且,在国际贸易的人员往来过程中,国际间政治和社会文化等沟通交流也能得以加强,从而可进一步促进国际旅游发展。第二,由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可知,国际贸易可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益而影响地区收入差距(Asteriou 等,2014^[14];Mendoza 和 Octasiano,2016^[15];郑新业等,2018^[16])。大量实证经验表明,国际贸易是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现有关于国际贸易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部分研究认为国际贸易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Goldberg 和 Pavcnik,2005^[31];张川川,2015^[32]),而其他研究证明国际贸易会扩大地区收入差距(Galiani 和 Sanguinetti,2003^[33];Verhoogen,2008^[3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2 :国际贸易在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1. 计量模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以地区收入差距(Regional Income Gap, RIG)为因变量,并以国际旅游(International Tourism, IT)为自变量,首先构建了本文的基准模型,其模型如下:

$$RIG_{it} = \beta_0 + \beta_1 IT_{it} + \beta_2 X_{it} + \mu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RIG_{it} 表示 i 国家在 t 年时的地区收入差距, IT_{it} 表示其国际旅游变量, X_{it} 则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和人口密度等控制变量, μ_{it} 表示控制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

其次,为进一步讨论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即验证二者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假说和倒“U”型影响规律,本文还构建了非线性回归方程,其模型如下:

$$RIG_{it} = \beta_0 + \beta_1 IT_{it}^2 + \beta_2 IT_{it} + \beta_3 X_{it} + \mu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最后,为验证国际贸易在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机制,本文分别在线性和非线性模型中加入了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的交互项,其线性调节效应模型为:

$$RIG_{it} = \beta_0 + \beta_1 IT_{it} + \beta_2 Trade_{it} + \beta_3 IT_{it} Trade_{it} + \beta_4 X_{it} + \mu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非线性影响的调节效应模型为:

$$RIG_{it} = \beta_0 + \beta_1 IT_{it}^2 + \beta_2 IT_{it} + \beta_3 Trade_{it} + \beta_4 IT_{it}^2 Trade_{it} + \beta_5 IT_{it} Trade_{it} + \beta_6 X_{it} + \mu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Trade_{it}$ 表示 i 国家在 t 年时的国际贸易变量。

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通过世界 161 个国家和地区在 1998—2018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①,本文实证论证了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选择该样本数据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研究样本需分散分布于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和不同大洲之间。第二,为了保证国际旅游和地区收入差距变量在横向和纵向方面的可比性,本文的统计数据全部来源于世界银行中的世界发展数据库(WDI)。第三,为保证数据完整性和全面性,本文初始搜集样本涵盖世界 264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剔除部分数据缺失的样本国家和地区,本文最终选用了基础数据较为完整的 161 个国家和地区。本文的研究样本主要包括 37 个亚洲国家、40 个欧洲国家、50 个非洲国家、13 个北美洲国家、11 个南美洲国家和 10 个大洋洲国家。

(1) 被解释变量:地区收入差距(RIG)。本文运用基尼系数来表示地区收入差距(RIG)。基尼系数是用于衡量一个地区在个人或家庭中的收入分配(在某些情况下是消费支出)偏离完全平均分配的程度,其取值范围为[0,1],当其取值为 0 时表示完全平均;取值为 1 则表示完全不平均。

(2) 解释变量:国际旅游(IT)。国际旅游一般包括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其中,入境旅游通常也被视为国际收入游,出境旅游则为国际支出游(田纪鹏,2019)^[1]。因此,本文分别运用国际旅游收入(International Tourism Receipts, ITR)和国际旅游支出(International Tourism Expenditures, ITE)与该地区 GDP 的比值来作为入境和出境国际旅游的代理变量。下文还分别运用入境旅游人次(International Tourism-Number of Arrivals, $ITNA$)和出境旅游人次(International Tourism-Number of Departures, $ITND$)与该地区总人口的比值来作为入境和出境旅游的代理变量,以进一步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 调节变量:国际贸易($Trade$)。由于国际旅游是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之一,因而本文仅通

^① 161 个国家和地区具体包括:37 个亚洲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不丹、中国、塞浦路斯、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日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韩国、老挝、黎巴嫩、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缅甸、蒙古、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阿拉伯、泰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东帝汶、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也门);40 个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波黑、白俄罗斯、瑞士、捷克、德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克罗地亚、匈牙利、爱尔兰、冰岛、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拉脱维亚、摩尔多瓦、北马其顿、马耳他、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乌克兰、科索沃);50 个非洲国家(安哥拉、布隆迪、贝宁、布基纳法索、博茨瓦纳、中非、科特迪瓦、喀麦隆、刚果(金)、刚果(布)、科摩罗、佛得角、吉布提、阿尔及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肯尼亚、利比里亚、莱索托、摩洛哥、马达加斯加、马里、莫桑比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拉维、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苏丹、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苏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威士兰、塞舌尔、乍得、多哥、突尼斯、坦桑尼亚、乌干达、南非、赞比亚、津巴布韦);13 个北美洲国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海地、牙买加、圣卢西亚、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美国);11 个南美洲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巴拉圭、苏里南、乌拉圭、委内瑞拉)和 10 个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斐济、密克罗尼西亚、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萨摩亚)。

过狭义的货物贸易与该地区 GDP 的比值来表示国际贸易变量(苏建军等,2013^[35];杜美龄和孙根年,2015^[36])。

(4)控制变量。借鉴李如友(2016)^[37]及 Liu 等(2017)^[38]的研究,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Eco*)、城市化水平(*Urban*)、科技发展水平(*R&D*)、人力资本(*Human*)和人口密度(*Tense*)为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Eco*)为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城市化水平(*Urban*)为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科技发展水平(*R&D*)为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比例,研发人员主要包括参与新知识、新产品、新流程、新方法或新系统的概念形成或创造,以及相关项目管理的专业人员等;人力资本(*Human*)为劳动力参与率,是指 15 岁及其以上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比率;人口密度(*Tense*)为人口总数与国土面积的比值。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整体分析

(1)数据描述性分析。按照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世界银行数据库将各国家和地区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四种类型。基于上述分类标准,本文进一步对地区收入差距进行了数据统计,各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结果表明,中高收入国家的地区收入差距最大,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则最小。而且,大多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国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支出、入境旅游人次和出境旅游人次等国际旅游指标则在不断扩大。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i>RIG</i>	地区收入差距	1620	0.385	0.892	0.237	0.652
	<i>RIG</i> ₁	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	122	0.399	0.590	0.291	0.562
	<i>RIG</i> ₂	中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	361	0.397	0.892	0.240	0.616
	<i>RIG</i> ₃	中高收入国家收入差距	564	0.423	0.918	0.253	0.652
	<i>RIG</i> ₄	高收入国家收入差距	573	0.336	0.671	0.237	0.575
解释变量	<i>ITR</i>	国际旅游收入	3185	0.051	0.076	0.001	0.811
	<i>ITE</i>	国际旅游支出	3138	0.117	0.915	0.001	16.263
	<i>ITNA</i>	入境旅游人次	3192	0.416	0.655	0.001	6.922
	<i>ITND</i>	出境旅游人次	1951	0.447	0.530	0.001	3.263
调节变量	<i>Trade</i>	国际贸易(货物贸易)	3029	0.597	0.291	0.095	2.775
控制变量	<i>Eco</i>	经济发展水平	3352	8.071	1.525	4.631	11.685
	<i>Urban</i>	城市化水平	3360	0.538	0.220	0.078	0.980
	<i>R&D</i>	科技发展水平	1220	6.829	1.585	1.752	9.018
	<i>Human</i>	人力资本	3276	0.617	0.106	0.314	0.891
	<i>Tense</i>	人口密度	3334	4.162	1.305	0.416	7.449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 计量软件 14 版估计整理得到

(2)线性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表 2 为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线性影响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为入境旅游收入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固定和随机效应结果,模型(3)和模型(4)为出境旅游支出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固定和随机效应结果。基于豪斯曼检验结果 $p < 0.05$ 可知,基准模型中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结果更优;而且,由入境和出境旅游的固定效应 rho 值 0.952 和 0.950 可推断,随机扰动项($\mu_{it} + \varepsilon_{it}$)的方差可能主要源于个体效应 μ_{it} 的变动,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固定效

应结果。

总体而言,无论是入境旅游还是出境旅游,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都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支持了本文的主要理论假设 H_1 ,即国际旅游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具体来看,对于入境旅游而言,由模型(1)结果可知,国际旅游收入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影响系数为-0.274,与Li等(2016)^[5]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假设 H_{1a} ,入境旅游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对于出境旅游,由模型(3)结果可知,国际旅游支出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为-0.012,可以验证假设 H_{1b} ,出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缓解效应。由此可知,随着一个国家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地区收入差距也在逐渐缩小。这可能由于,基于国际旅游的经济效应、收入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表现出了明显的负向影响。

此外,由表2结果可知,其他控制变量也会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收入差距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果与程强(2019)^[22]等研究基本一致。虽然现有研究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但大量研究证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其收入不平等问题一般也较小(程强,2019)^[22]。而且,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可知,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欧国家,其收入差距往往比其他国家更小;而对于拉美国家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地区收入差距则比其他国家更大。第二,城市化水平对地区收入差距存在一定正向影响,该结果与郭策策和倪何永乐(2020)^[39]等研究基本一致,说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地区收入差距可能也会逐渐扩大。第三,科技发展水平对地区收入差距表现出一定的负向影响,该结果与马磊(2016)^[40]等研究基本一致,说明技术进步也能缩小一定地区收入差距。第四,人力资本对地区收入差距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果与蔡昉等(2001)^[41]等研究基本一致,说明人力资本会在一定程度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最后,人口密度并未对地区收入差距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作用。

表2 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线性基准结果

变量	入境旅游 ITR		出境旅游 ITE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1)	(2)	(3)	(4)
ITR/ITE	-0.274 *** (-3.45)	-0.250 *** (-3.51)	-0.012 ** (-3.15)	-0.006 ** (-2.50)
Eco	-0.017 *** (-4.83)	-0.017 *** (-5.57)	-0.015 * (-1.68)	-0.016 ** (-2.06)
Urban	0.194 *** (3.99)	0.177 *** (5.56)	0.181 (1.37)	0.172 *** (2.57)
R&D	-0.013 *** (2.54)	-0.019 *** (-7.23)	-0.013 * (-1.78)	-0.019 *** (-3.49)
Human	0.190 *** (3.67)	0.155 *** (3.59)	0.214 * (1.79)	0.176 ** (2.07)
Tense	-0.036 * (-1.87)	-0.004 (-0.82)	-0.035 (-0.77)	-0.005 (-0.73)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No	Yes	No

续表 2

变量	入境旅游 <i>ITR</i>		出境旅游 <i>ITE</i>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1)	(2)	(3)	(4)
常数项	0.525 *** (5.71)	0.471 *** (9.63)	0.486 ** (2.37)	0.448 *** (4.85)
N	862	862	856	856
R ²	0.264	0.473	0.263	0.484

注:括号内表示 T 或 Z 统计量值;***、**、* 分别表示在 1%、5% 与 10%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 计量软件 14 版估计整理得到

(3) 非线性讨论。虽然基准模型已验证了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但基于国际旅游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性特征和现有研究争议,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国际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参考 Alam 和 Paramati(2016)^[9] 等研究,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分别加入了国际旅游二次项 *ITR*² 和 *ITE*²,以进一步验证国际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或倒“U”型影响。由豪斯曼检验结果 $p < 0.05$ 可知,基准模型中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结果更优;且由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的固定效应的 rho 值 0.952 和 0.950 可知,随机扰动项($\mu_{it} + \varepsilon_{it}$)的方差主要是源于个体效应 μ_{it} 变动,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固定效应模型。

表 3 为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结果。由入境旅游结果可知,国际旅游收入二次项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在 10% 显著性水平为 -1.724,而其一次项系数为 0.056,该结果表明入境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可能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或倒“U”型关系。这可能由于,在入境旅游发展初期或入境旅游规模较小时,从事入境旅游接待服务的就业门槛较高,从而使入境旅游可能会更利于提高较高收入者收益,并通过虹吸效应而扩大地区收入差距。然而,随着入境旅游规模的不断扩大,普通劳动者在入境旅游接待活动中的劳动参与度可能也在逐渐增加。而且,基于旅游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入境旅游对带动社会就业和提高中低收入者收益的旅游收入效应也在不断突显,甚至可能超过了虹吸效应,从而使地区收入差距得以缩小(其影响如图 3 所示)。而且,由模型(1)结果可以看出,二者倒“U”型影响的拐点值约为 0.016,比国际旅游收入的均值 0.051 较低(从表 1 描述性结果可知),说明大多样本国家可能处于拐点值的右侧,即该结果可进一步验证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关系。

然而,从模型(3)和模型(4)的出境旅游结果可知,出境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可能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这可能由于,在各样本国家中,参与组织出境旅游活动的从业者规模和从业者收入可能在 1998—2018 年间尚未发生明显变化。

表 3 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结果

变量	入境旅游 <i>ITR</i>		出境旅游 <i>ITE</i>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1)	(2)	(3)	(4)
<i>ITR</i> ² / <i>ITE</i> ²	-1.724 * (-1.91)	-1.432 * (-1.67)	0.018 (1.49)	-0.001 (-0.08)
<i>ITR</i> / <i>ITE</i>	0.056 (0.32)	0.023 (0.14)	-0.203 (-1.57)	-0.004 (-0.14)
Eco	-0.014 *** (-5.75)	-0.014 *** (-6.25)	-0.016 *** (-4.48)	-0.016 *** (-5.21)

续表 3

变量	入境旅游 ITR		出境旅游 ITE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1)	(2)	(3)	(4)
Urban	0.196 *** (4.19)	0.172 *** (5.40)	0.180 *** (3.69)	0.172 *** (5.33)
R&D	-0.014 *** (-4.83)	-0.019 *** (-7.34)	-0.013 *** (-4.20)	-0.019 *** (-7.06)
Human	0.196 *** (3.93)	0.167 *** (3.98)	0.201 *** (3.84)	0.176 *** (4.10)
Tense	-0.034 ** (-1.97)	-0.004 (-0.81)	-0.035 * (-1.83)	-0.005 (-1.03)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No	Yes	No
常数项	0.494 *** (7.51)	0.439 *** (10.48)	0.514 *** (5.48)	0.447 *** (9.14)
N	862	862	856	856
R ²	0.263	0.471	0.195	0.483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 计量软件 14 版估计整理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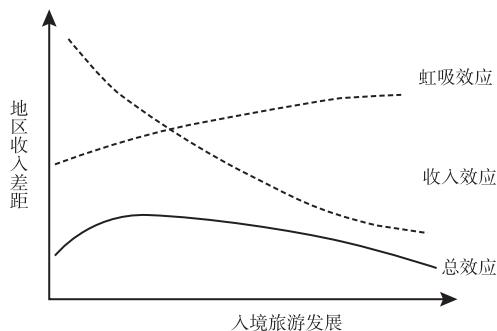


图 3 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非线性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异质性分析

(1) 国际旅游对不同收入地区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影响。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对各国收入分类标准,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国际旅游对不同收入地区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影响。

表 4 为不同收入水平下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入境旅游还是出境旅游,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表现更为显著,如表 4 模型(3)和模型(4)以及模型(7)和模型(8)所示。由此可知,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减缓作用,可能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的表现更为突出。这可能由于,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国际旅游能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能有效增加其劳动收入,从而可在一定程度缩小中低收入者与较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如对于国际旅游中的餐饮和酒店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更好地接待入境旅游者和组织出境旅游活动,旅游服务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等各流程可能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从而可更利于提高普通劳动者收益,并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且,随着该地区较高收入者规模的不断扩大,较高收入国家的出境旅游需求和旅游消

费也在不断增加(蒋依依等,2017)^[26],从而可通过出境旅游消费转移和收入效应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然而,由于较低收入国家收入水平和劳动力综合素质等条件的局限性,国际旅游可能尚未发挥明显的旅游收入效应,使其对地区收入差距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缓解作用。这可能由于,在中低收入国家中,从事国际旅游接待服务和组织出境旅游活动的从业者可能需要较高的语言、文化、组织协调和服务态度等劳动技能,可能使普通劳动者在国际旅游活动中的劳动参与度较低,从而未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表 4 不同收入水平下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入境旅游 <i>ITR</i>				出境旅游 <i>ITE</i>			
	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	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
	(1)	(2)	(3)	(4)	(5)	(6)	(7)	(8)
<i>ITR/ITE</i>	0.357 (0.17)	0.880 (1.80)	-0.446 *** (-4.08)	-0.337 *** (-4.36)	5.332 (2.49)	-1.035 (-1.40)	-0.011 *** (-5.65)	-1.011 *** (-7.66)
<i>Eco</i>	0.278 (1.01)	-0.032 * (-1.94)	-0.018 (-1.47)	-0.021 *** (-6.25)	0.199 * (1.86)	-0.067 *** (-3.19)	-0.009 (-1.13)	0.008 * (1.96)
<i>Urban</i>	-2.844 (-0.49)	0.623 ** (2.32)	0.309 *** (7.97)	0.041 (0.58)	-0.940 (-0.41)	0.581 (1.15)	0.301 ** (2.16)	0.048 *** (3.06)
<i>R&D</i>	0.058 (1.26)	-0.032 *** (-2.70)	0.027 *** (-6.50)	0.006 (1.51)	0.040 (1.71)	-0.038 * (-1.88)	-0.016 ** (-2.56)	-0.056 *** (-19.45)
<i>Human</i>	0.480 (0.20)	-0.003 (-0.01)	0.095 * (1.66)	0.155 *** (2.80)	0.827 ** (3.25)	-0.324 (-1.13)	0.240 (1.32)	0.158 *** (3.69)
<i>Tense</i>	-0.171 (-0.22)	0.157 (1.61)	0.023 *** (4.05)	0.058 *** (3.23)	-0.124 (-0.42)	0.321 *** (3.05)	-0.220 *** (-2.98)	-0.006 *** (-3.61)
时间效应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447 (-0.16)	-0.267 (-0.91)	0.414 *** (3.69)	0.133 * (1.80)	-0.949 (-1.23)	-0.474 (1.01)	1.122 *** (4.36)	0.625 *** (15.82)
N	16	87	273	486	16	87	273	486
R ²	0.006	0.038	0.435	0.033	0.012	0.117	0.029	0.644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 计量软件 14 版估计整理得到

(2)国际旅游对处于不同分位处地区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为进一步检验国际旅游对不同分位处地区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构建了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影响结果如表 5 所示。其中,模型(1)~模型(4)分别为国际旅游收入在 0.1、0.3、0.5 和 0.7 分位处时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模型(5)~模型(8)则为国际旅游支出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结果表明,入境和出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基本显著为负,说明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具有一定稳健性。

具体而言,对于入境旅游,由模型(1)~模型(4)结果可知,国际旅游收入的影响系数基本显著为负,且 0.1~0.7 分位处的绝对值在依次减小。该结果表明,当地区收入差距越小,入境旅游对其影响的边际减缓效应可能会越大。这可能由于,基于入境旅游产品的服务品质差异,当地区收入差距较大时,入境旅游可能会更利于增加较高收入者的劳动收入。但随着产品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入境旅游会不断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劳动收入,使其在地区收入差距较小时能更有效缩小地区收入

差距。对于出境旅游,模型(5)~模型(8)结果显示,国际旅游支出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且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其绝对值也在逐渐增大。该结果说明,当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出境旅游对其影响的边际效应也越大。这可能由于,当地区收入差距较大和国际旅游规模较小时,出境旅游消费中可能存在一定旅游炫耀和旅游攀比行为,从而使出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突出。但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和国际旅游的不断普及,出境旅游消费也在逐渐回归理性,从而使二者的影响作用变得较不明显。

表 5 不同分位处时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入境旅游 ITR				出境旅游 ITE			
	0. 1	0. 3	0. 5	0. 7	0. 1	0. 3	0. 5	0. 7
	(1)	(2)	(3)	(4)	(5)	(6)	(7)	(8)
ITR /ITE	-0.360 *	-0.318 **	-0.242 ***	-0.228	-0.011 **	-0.011 ***	-0.012 ***	-0.013 ***
	(-1.94)	(-2.47)	(-3.15)	(-0.75)	(-2.35)	(-3.65)	(-5.31)	(-5.02)
Eco	-0.024 **	-0.021 ***	-0.015 ***	-0.013	-0.009	-0.011 **	-0.014 ***	-0.016 ***
	(-2.54)	(-3.10)	(-4.58)	(-0.81)	(-1.12)	(-2.05)	(-3.35)	(-3.49)
Urban	0.252 **	0.224 **	0.188 ***	0.163	0.215	0.193 **	0.172 **	0.150 *
	(1.98)	(2.53)	(3.49)	(0.78)	(1.59)	(2.05)	(2.46)	(1.90)
R&D	-0.013 *	-0.013 **	-0.014 ***	-0.013	-0.013	-0.013 **	-0.014 ***	-0.015 ***
	(1.64)	(-2.38)	(-3.80)	(-1.02)	(-1.38)	(-2.06)	(-2.89)	(-2.65)
Human	0.239 **	0.215 ***	0.196 ***	0.164	0.278 **	0.244 ***	0.211 ***	0.177 **
	(1.98)	(2.57)	(3.68)	(0.83)	(2.11)	(2.65)	(3.09)	(2.30)
Tense	-0.090 *	-0.063 *	-0.030	-0.007	-0.048	-0.040	-0.032	-0.024
	(1.80)	(1.84)	(-1.47)	(-0.09)	(-0.93)	(-1.11)	(-1.19)	(-0.78)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62	862	862	862	856	856	856	856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 计量软件 14 版估计整理得到

为直观表示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系数在不同分位处的变化趋势,本文绘图比较了不同分位数回归的系数及其 95% 的置信区间(如图 4 所示)。图 4 中的阴影部分为分位数回归系数的 95% 置信区间,可以发现在条件分布的左右端,其 95% 置信区间很宽。这是由于其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在分位数的两端更大。此外,本文还用虚线标注了基准模型系数作为参照系。从图 4 (a)可以看出,在入境旅游不同分位数系数变化中,其绝对值在随分位数的增大而不断减小;从图 4 (b)可以看出,出境旅游系数的绝对值则随分位数的增大而不断增大。

3. 国际贸易的调节效应

根据公式(3)和公式(4),本文分别检验了国际贸易在国际旅游影响地区收入差距中的线性和非线性调节效应,结果如表 6 所示。对于入境旅游,表 6 模型(1)结果表明,入境旅游与国际贸易的乘积项($ITR \times Trade$)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基准模型系数符号相反,说明国际贸易对二者的线性影响具有一定负向调节作用。这可能与国际贸易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不确定性有关:虽然国际贸易对国际旅游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国际贸易则可能会扩大地区收入差距,从而使其产生负向调节效应。部分研究提出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可能会忽略劳动力要素异质性(郑新业等,2018)^[16]、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差异性和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等因素(Goldberg 和 Pavcnik,

2007)^[42],从而使国际贸易可能会扩大部分国家的地区收入差距。但从模型(2)的非线性调节结果可知,各乘积项($ITR^2 \times Trade$ 和 $ITR \times Trade$)系数的符号与前文非线性模型基本一致,说明国际贸易在非线性影响中存在一定正向调节效应,该结果说明,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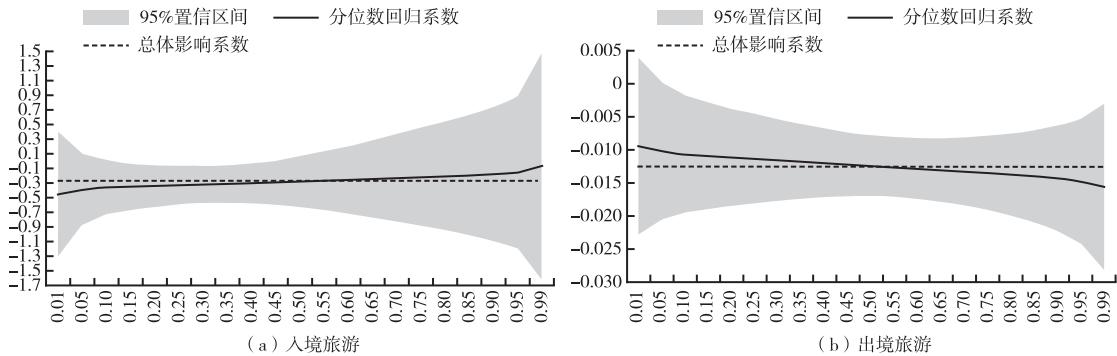


图4 国际旅游对不同分位数收入差距影响系数比较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 计量软件绘制

然而,由出境旅游结果可知(表6 模型(3)和模型(4)),国际贸易对二者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均未表现出明显的调节作用。这可能由于:一方面,国际贸易可能与出境旅游关联较小。出境旅游动机一般都为审美和愉悦(黄潇婷,2011)^[19],而国际贸易所影响的国际商务旅游可能在国际旅游占比较小,因而使国际贸易对促进出境旅游作用较不突出。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可能也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从而使国际贸易未能对二者产生明显调节作用。

表6 国际贸易的调节效应结果

变量	入境旅游 ITR		出境旅游 ITE	
	基准调节	非线性调节	基准调节	非线性调节
	(1)	(2)	(3)	(4)
$ITR^2 / ITE^2 \times Trade$		- 6. 628 ** (- 2. 09)		- 0. 174 (- 0. 93)
$ITR / ITE \times Trade$	0. 377 ** (2. 15)	1. 040 ** (2. 18)	0. 025 (0. 30)	0. 980 (0. 94)
ITR^2 / ITE^2		2. 497 (1. 11)		0. 149 (0. 99)
ITR / ITE	- 0. 278 * (- 1. 81)	- 0. 632 * (- 1. 72)	- 0. 026 (- 0. 54)	- 1. 005 (- 1. 02)
$Trade$	- 0. 007 (- 0. 67)	- 0. 022 (- 1. 56)	- 0. 001 (- 0. 03)	- 0. 023 (- 0. 78)
Eco	- 0. 013 *** (- 5. 30)	- 0. 016 *** (- 6. 29)	- 0. 014 *** (- 5. 83)	- 0. 015 ** (- 2. 30)
$Urban$	0. 128 ** (2. 47)	0. 220 *** (4. 68)	0. 190 *** (4. 04)	0. 207 *** (1. 61)

续表 6

变量	入境旅游 ITR		出境旅游 ITE	
	基准调节	非线性调节	基准调节	非线性调节
	(1)	(2)	(3)	(4)
R&D	-0.021 *** (-5.72)	-0.015 *** (-4.97)	-0.015 *** (-4.95)	-0.015 *** (-4.91)
Human	0.292 *** (5.59)	0.161 *** (3.16)	0.191 *** (3.79)	0.166 *** (1.41)
Tense	0.038 * (1.94)	-0.030 * (-1.65)	-0.032 * (-1.80)	-0.033 (-0.67)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223 *** (2.82)	0.517 *** (7.58)	0.496 *** (7.27)	0.541 *** (7.73)
N	843	843	842	842
R ²	0.295	0.292	0.285	0.136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 计量软件 14 版估计整理得到

为直观表示国际贸易在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中的线性和非线性调节作用,本文描绘了其调节效应示意图(如图 5 所示)。由图 5(a)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对二者的线性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可以使二者线性影响的斜率变得较为平缓。由图 5(b)可以看出,国际贸易使二者的非线性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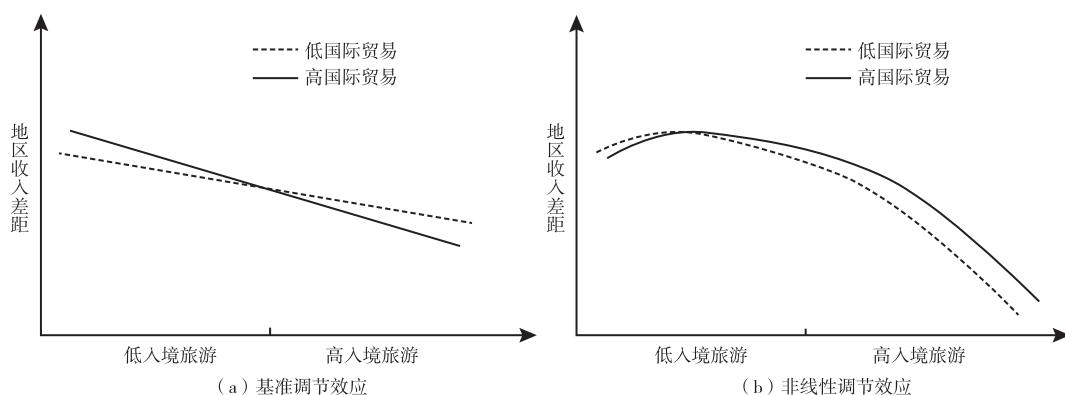


图 5 国际贸易在入境旅游影响地区收入差距中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4. 内生性分析

虽然双向固定效应可以消除一定由遗漏变量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但却不能解决由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双向因果关系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陈强,2014)^[43]。为进一步检验本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变量,本文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了豪斯曼检验, p 值结果为 0.0166,拒绝了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工具变量法是最常用和有效的方法之

一,基于工具变量定义和条件,本文选用了国际旅游的一阶滞后项来作为本模型的工具变量^①。

首先,本文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了出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其结果如表7中模型(2)和模型(5)所示,可以看出,国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支出对地区收入差距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OLS模型结果一致。虽然2SLS参数估计值是一致估计,但却为有偏估计,可能会因弱工具变量而引起“显著性水平扭曲”,从而造成回归结果不稳健。因此,为进一步证实工具变量中不存在弱工具变量,本文还运用了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对二者影响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7模型(3)和模型(6)所示。其结果的估计值及其显著水平与2SLS模型和OLS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出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 7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入境旅游 ITR			出境旅游 ITE		
	OLS	2SLS	LIML	OLS	2SLS	LIML
	(1)	(2)	(3)	(4)	(5)	(6)
ITR/ITE	-0.274 *** (-3.45)	-0.383 *** (-4.35)	-0.383 *** (-4.35)	-0.012 *** (-0.97)	-0.041 *** (-0.20)	-0.041 *** (-0.20)
Eco	-0.017 *** (-4.83)	-0.020 *** (-6.05)	-0.020 *** (-6.05)	-0.015 * (-4.27)	-0.017 *** (-4.96)	-0.017 *** (-4.96)
Urban	0.194 *** (3.99)	0.182 *** (3.99)	0.182 *** (3.99)	0.181 (3.70)	0.167 *** (3.55)	0.167 *** (3.55)
R&D	-0.013 *** (-4.33)	-0.015 *** (-5.00)	-0.015 *** (-5.00)	-0.013 * (-4.15)	-0.014 *** (-3.68)	-0.014 *** (-3.68)
Human	0.190 *** (3.67)	0.183 *** (3.76)	0.183 *** (3.76)	0.214 * (4.13)	0.222 *** (4.53)	0.222 *** (4.53)
Tense	-0.036 * (-1.87)	-0.029 (-1.60)	-0.029 (-1.60)	-0.035 (-1.79)	-0.026 (-1.38)	-0.026 (-1.38)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501 *** (5.03)	0.578 *** (8.04)	0.578 *** (8.04)	0.435 *** (4.43)	0.506 *** (7.16)	0.506 *** (7.16)
N	862	850	850	856	845	845
R ²	0.965	0.965	0.965	0.965	0.965	0.965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 计量软件 14 版估计整理得到

5.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本文首先用入境旅游人次和出境旅游人次指标分别替换了国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支出指标,结果如表8模型(1)和模型(3)所示。由该结果

^① 有效的工具变量一般需同时满足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和与扰动项的外生性两个条件。一般而言,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是与解释变量相关,但与其扰动项不相关(陈强,2014)^[43],可以符合工具变量定义和条件。

可知,国际旅游人次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与前文基准结果基本一致,即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且,对比各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大小可知,入境旅游人次系数比国际旅游收入较小,而出境旅游人次系数则比国际旅游支出略高。第二,参考冯烽和崔琳昊(2020)^[44]等研究,本文剔除了地区收入差距双侧 5% 的异常值,结果如表 8 模型(2)和模型(4)所示。由该结果可知,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与前文基准结果基本一致,可进一步证明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 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入境旅游 $ITR/ITNA$		出境旅游 $ITE/ITND$	
	$ITNA$	剔除异常值	$ITND$	剔除异常值
	(1)	(2)	(3)	(4)
$ITR/ITNA$	-0.017 *** (-5.16)	-0.191 *** (-3.96)	-0.028 *** (-6.70)	-0.010 *** (-2.91)
$ITE/ITND$				
<i>Eco</i>	0.001 ** (0.39)	-0.009 *** (-3.19)	0.001 (0.09)	-0.011 (-1.32)
<i>Urban</i>	0.158 *** (2.50)	0.0151 *** (10.04)	0.134 *** (8.89)	0.236 * (1.83)
<i>R&D</i>	0.001 *** (2.44)	-0.032 *** (-14.27)	-0.044 *** (-19.28)	-0.020 *** (-2.88)
<i>Human</i>	0.130 (2.56)	0.119 *** (4.66)	0.159 *** (5.11)	0.315 *** (2.69)
<i>Tense</i>	0.027 *** (3.32)	-0.007 *** (-4.51)	-0.008 *** (-4.50)	-0.010 (-0.24)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626 *** (18.57)	0.542 *** (22.83)	0.549 *** (17.00)	0.305 (1.52)
N	861	700	757	694
R ²	0.557	0.537	0.680	0.387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 计量软件 14 版估计整理得到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国际贸易等理论,本文采用 161 个国家和地区 1998—2018 年的数据,探究了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和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论证了国际贸易在二者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机制。本文不仅对明晰国际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理论关系和作用机理具有理论参考价值,而且对如何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和促进经贸合作也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均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且,通过进一步讨论国际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入境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可能存在倒“U”型影响关系,且大多样本处于拐点值右侧,可进一

步证明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但出境旅游与地区收入差距可能不存在明显非线性关系。第二,对于异质性影响,一方面,国际旅游对不同收入地区的收入差距存在一定异质性影响,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减缓作用,均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表现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分位数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当地区收入差距越小,入境旅游对其影响的边际减缓效应越大,但出境旅游的边际减缓效应则越小。第三,国际贸易在入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一定调节效应,但基于国际贸易对地区收入差距的不确定影响,国际贸易在二者线性和非线性影响中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但在出境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际贸易尚未表现明显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我国应不断发挥国际旅游在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贸易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为有效发挥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减缓作用,我国应不断提高和调动中低收入者在国际旅游中的参与性,并积极组织和开展国际旅游经营和服务的相关培训活动,以提升其语言能力、生存技能和综合素质,并通过旅游收入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第二,为充分保障中低收入者在国际旅游中的各项权益,我国应制定和完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如应加强对出入境旅游从业者尤其是基层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并通过旅游收入效应进一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第三,我国还应不断完善国际旅游签证、支付、网络等便利化服务设施,不仅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也能有效促进我国国际旅游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最后,为有效发挥国际贸易在国际旅游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中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际贸易的经济交往中,我国应更加重视民众间的文化交流和情感沟通,不断强化国际贸易对国际旅游的正向促进作用。尤其在面对新冠疫情危机和日益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时,我国应更加注重自身商品质量和国际形象,以促进各国民众间的“民心相通”和合作共赢。而且,在开展国际贸易活动时,我国不应只注重国际贸易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还应关注其对社会公平的重要影响,从而能够兼顾国际贸易中的效率和公平原则,并有效发挥国际贸易对促进国际旅游发展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田纪鹏.国内外旅游服务贸易逆差研究前沿与展望[J].北京:旅游学刊,2019,(1):136-148.
- [2]王佳莹,张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竞争潜力评价与竞争力研究[J].西宁:青海社会科学,2019,(6):62-68.
- [3]戴平生,王冲.入境旅游是否改善区域收入的不平等? [J].北京:旅游学刊,2018,(7):18-27.
- [4]Goh, C. ,H. Li, and M. A. Li.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m Spatial Distribution Trends and Impacts [J].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2014,(10):388-413.
- [5]Li, H. ,J. L. Chen, and G. Li, et al. Tourism and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6,58:81-99.
- [6]Göymen, K. Tourism and Governance in Turke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0,27,(4):1025-1048.
- [7]Lee, S. Income Inequality in Tourism Services Dependent Countie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2009,12,(1):33-45.
- [8]Incera, A. C. ,and M. F. Fernández. Touris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a Developed Regional Economy[J]. Tourism Management,2015,48,(6):11-20.
- [9]Alam, M. S. , and S. R. Paramati.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Does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Exis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6,(61):111-126.
- [10]Kulendran, N. , and K. Wilson.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Travel? [J]. Applied Economics,2000,32,(8):1001-1009.
- [11]Belenkiy, M. , and D. A. Riker. Facto-face Exports: the Role of Business Travel in Trade Promotion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12,51,(5):632-639.
- [12]孙根年,周露.日韩东盟8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J].西安:人文地理,2012,(6):87-94.
- [13]Can, C.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ourism for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a Panel Causality Analysis [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2016, 23, (1): 203 – 212.

[14] Asteriou, D., S. Dimelis, and A. Moudatsou. Global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A Panel Data Econometric Approach for the EU27 Countries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4, 36, (1): 592 – 599.

[15] Mendoza, V., and M. Octasiano.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Open Cities in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40): 228 – 240.

[16] 郑新业, 张阳阳, 马本, 张莉. 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 新机制与新证据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8, (8): 132 – 146.

[17] 宁光杰, 锦蕾, 齐伟. 我国转型期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成因分析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6, (4): 116 – 128.

[18] 焦音学, 柏培文. 三大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 [J]. 北京: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4): 26 – 45.

[19] 黄潇婷. 出境旅游与国民素质——从回归旅游本质的视角认识出境旅游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1, (7): 9 – 10.

[20] 董小麟, 庞小霞.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J]. 北京: 国际贸易问题, 2007, (2): 78 – 83.

[21] Proenca, S., and E. Soukiazis. Tourism as an Economic growth Factor: a Case Study for Sou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J]. Tourism Economics, 2008, 14, (4): 791 – 806.

[22] 程强. 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制度与收入不平等 [J]. 郑州: 经济经纬, 2019, (2): 118 – 125.

[23] 胡文海, 柳百萍. 基于“三农旅游”发展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以合肥为例 [J]. 北京: 农业经济问题, 2009, (8): 84 – 86.

[24] Sun, S., and W. M. Lu.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aiwanese Hotel Industry Using a Weight Slacks Based Measure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5, 42, (3): 487 – 512.

[25] 戴学锋, 孙盼盼. 收入与出境旅游率的非线性关系——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证据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4, (9): 13 – 23.

[26] 蒋依依, 刘祥艳, 宋慧林. 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因素——兼论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异同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7, (1): 12 – 21.

[27] 雷平, 施祖麟. 出境旅游、服务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08, (7): 28 – 33.

[28] 杨莹莹, 陈瑛. 我国出境旅游研究综述与展望 [J]. 成都: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7): 977 – 981.

[29] 王洁洁, 孙根年, 马丽君, 郑鹏. 中韩出入境旅游对进出口贸易推动作用的实证分析 [J]. 成都: 软科学, 2010, (8): 30 – 35.

[30] 陈乔, 程成. 贸易对旅游的门槛效应和国别差异——基于中国与 24 个对象国的实证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8, (11): 37 – 47.

[31] Goldberg, P., and N. Pavcnik. Trade, Wag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the Colombian Trade Reform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66, (1): 75 – 105.

[32] 张川川. 出口对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证据 [J]. 北京: 经济学(季刊), 2015, (4): 1611 – 1630.

[33] Galiani, S., and P. Sanguinetti.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Wag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2): 497 – 513.

[34] Verhoogen, E. Trade, Quality Upgrading, and Wage Inequality in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Sector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 (2): 489 – 530.

[35] 苏建军, 徐璋勇, 赵多平. 国际货物贸易与入境旅游的关系及其溢出效应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3, (5): 43 – 52.

[36] 杜美龄, 孙根年. 30 年来国际“贸易—交通—旅游”(3T)互动的统计分析 [J]. 西安: 人文地理, 2015, (2): 155 – 160.

[37] 李如友. 中国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6, (9): 161 – 172.

[38] Liu, J., P. Nijkamp, and D. Lin. Urban-rural Imbalance and Tourism-Led Growth in China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64): 24 – 36.

[39] 郭策策, 倪何永乐. 贸易开放、市场扭曲与地区收入差距——劳动力错配的中介效应检验 [J]. 成都: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 (3): 125 – 134.

[40] 马磊. 人力资本结构、技术进步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 2002—2013 年 30 个省区面板数据的分析 [J]. 合肥: 华东经济管理, 2016, (2): 56 – 63.

[41] 蔡昉, 王德文, 都阳.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 [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2): 4 – 14.

[42] Goldberg, P. K., and N. Pavcnik.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7, 45, (1): 39 – 82.

[43] 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44] 冯烽, 崔琳昊. 高铁开通与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 “引擎”还是“过道”?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20, (2): 175 – 191.

C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Trade Alleviate Regional Income Gap?

WANG Jia-ying, ZHANG 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As a way of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tourism can promote international trade cooperation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in social equity and narrowing regional income gap. While,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on regional income gap has not yet reached a universal law, and hardly tak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to account. With the rise of global trade barrier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VID - 19,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regional income gap has also chang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showed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international tourism by personnel and culture exchanges. And it also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regional income gap. But there are few scholars 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on regional income gap.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on regional income g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ased on the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of 161 countries from 1998 to 2018, This study firstly made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on regional income gap by using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whether inbound or outbound tourism, international tourism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regional income gap. Moreover, there may be a certai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and regional income gap, but most of the samples are basically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nflection point, which can further prove the mitigating effect of inbound tourism on regional income gap. Secondly, according to World Bank database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untries in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on regional income gap in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mitigation effect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on regional income gap is more prominent in higher income countries than lower income countries. Third, this study further examined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on regional income gap of different income gap levels. It can be found that when the regional income gap is smaller, the marginal mitigating effect of inbound tourism on it would be larger, while the outbound tourism would be smaller.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on regional income gap, and found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a certain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impacts of inbound tourism on regional income gap. Based on the uncertain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regional income gap, international trade respectively have negative and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in the linear and nonlinear influence. But there is no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influence of outbound tourism international on regional income gap.

Given these findings, this article, in theory, explores why and how international tourism is propitious to narrow regional income g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hich is helpful to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and 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regional income gap. In practice,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ooper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offers reference to formulate international tourism policies. Therefore, each region should vigorously improve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 people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actively organize more training activities for them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and servi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language ability and survival skills and to narrow regional income gap. Moreover, each region should fully guarante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ower income people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carry out various training activities to improve the language and survival skills of lower income people,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income and narrow regional income gap. In ad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untries should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cultural exchanges an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people, and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rol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countries should give considera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fairnes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ourism; regional income gap; international trade; moderating effect; Gini coefficient

JEL Classification: F14, E25, L83

DOI: 10.19616/j.cnki.bmjj.2021.05.005

(责任编辑:闫 梅)